

# 从《知乐亭记》到感兴诗碑

## 朱熹理趣播琼州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薇

提到理学大师朱熹与琼州的关系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为琼州知乐亭以及府学所作的两篇记文。这两处古迹曾因朱子之文名扬四海，如今曾经的亭台楼宇虽已湮没无存，但由朱子之笔架起的历史与哲思的圣殿却依然巍峨屹立。历代琼州士子正是在这种儒家精神的熏陶下，广延诚心立意的中华文脉，续写知乐明理的海南篇章。

### 表彰韩璧“承流宣化”之功

南宋淳熙八年（1182年），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，负责浙东赈灾。次年的七月到九月，他上状劾奏台州知府唐仲友不法，却被宰相王淮轻描淡写为“秀才争闲气”，朱熹在浙东任职仅九个月便离任归家。十月，朱熹应琼州郡守韩璧（字廷玉，福建长乐人）之请，作《琼州知乐亭记》以及《琼州学记》。

据地方志记载，这座始建于宋代的知乐亭依水临城，韩璧将亭址选在了城南的放生池上、谯楼下。后来随着城池扩建，逐渐湮灭不存。清人王廷傅曾有诗咏此亭：

太守知同乐，名亭咏太平。  
高风追望阙，雅化恰编珉。  
元晦文章在，昌黎宦绩成。  
今虽遗迹没，怀古寄深情。

亭名“知乐”源自庄子与惠子辩于濠梁之上的典故。庄子于桥上可知水中游鱼的快乐，智者能够以己体物，移情同感，是谓“知乐”。韩璧虽只在琼州当了两年官，却得到了琼州百姓的认可，他对自己不俗的政绩也颇为欢喜，虽寄身于距中州万里之外的海岛，也能自洽、自适、自豪，得会心同乐之妙。据说登临此亭，向北可以在云天缥缈间膜拜帝都，或许还可以远眺前朝流贬于此的宰相李德裕修建的望阙亭。在知乐亭上，平日里百姓们可以观景瞭望、祷祝祈福；到了节日，这里便成了男男女女欢歌曼舞以庆太平的舞台。

朱熹夸赞韩璧和之前朝廷委派的那些贪官污吏截然不同，他将韩璧视作为官的典范，直言写《知乐亭记》的目的就是希望凡是以后到琼州做地方官的人，都能够领悟韩璧的睿智与仁心，并效法他的为政举措。

想那数日前被朱熹弹劾了六次的台州前知唐仲友，也算是一代名流。但他为官行事功利、急切，身居浙东膏腴之地，集资建桥却设卡收重税，将酒业垄断专营以大肆敛财，还不



赵孟頫行书《朱子感兴诗并序》

顾荒年，擅自提高秋苗税，委派酷吏坐镇各县刻急催督租税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怎如这韩璧？虽任职广西、海南这样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险远之地，却以革除陋俗、承流宣化为己任。上任便着手“正田亩之籍，薄盐米之征，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，而绌其官吏无状者”，即重勘田畴户籍、降低盐米赋税、传播农业技术，同时整顿吏治，把那些尸位素餐的庸官懒政者一律罢免。他还常亲自下田劳作，毫不懈怠。韩璧的治邦之策实施了一年后，琼州的民风民俗为之一变，连黎族百姓也对这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生出敬慕，开始愿意交纳田税了。

琼州的经济得到行之有效的整顿治理后，韩璧又大力兴办教育，每天将儒家的伦理纲常向百姓宣教陈说，并且树立典型，表彰宣传先进、砥砺督促后进。朱熹认为韩璧在为政的思路上以民生为本、德育为翼的做法很值得后人借鉴。若父母官都能以韩璧为榜样，为政有体、教而有效、民风向善，那么何忧这险远之地不会出现“民生日厚、民德日新”的太平景象呢？圣王的教化也不会因为地域的远近而走样变味，普

天之下哪有真正不可以承教的百姓呢？（“王化之纯无远迩矣，世岂有绝不可教之民？”）

### 勉励琼州士子学宗本心

修缮官学是韩璧推进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。让他忧心的是，琼岛孤悬海外，读书人本来就少，即便出了几个知书的士子，他们在文辞记诵上也不如北方的学士，在科场难以得意骋才，便没有机会考取功名、建功立业向世人证明自己。如今琼州学宫已落成，却不知它能否成为提振琼州学的起点和契机呢？

韩璧修书一封，并附学宫形制图纸，希望朱熹能给琼州学子写点勉励的话。朱熹看到韩璧送来的书信与图纸后，抛开对浩大工程的描摹与颂美，写成了包蕴理学思想精华的《琼州学记》。朱熹先论及伦理纲常本自天道，恒存于人固有的身心之中。“圣王之教，因其固有，还以导之，使不忘乎其初”，儒家教化的宗旨和路径是因循人固有的天性加以疏导指引，使人不忘天赋的美德与法则。学校、师儒、诗书、礼乐……这些都是为明理、传教而设。

引述韩璧的信后，朱熹一

语击中琼州文士凋敝、功业不显的根源其实在于修习的思路和理念上出了问题：文辞的记诵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学问末流，永葆初心，秉持、发扬“身心之所固有”，才能德成行修。最后，朱熹引用了《诗·大雅·蒸（烝）民》首章：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”（朱子诗集传注：蒸，众。则，法。秉，执。彝，常。懿，美。）人的常性是上天所赐，追求美德是与生俱来的天性，不会因时代的变迁以及地域的远近而改变。良好的教育引导在个人成长修行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而学宗本心、追求美德才能成人、成材。

### 《斋居感兴》对琼州理趣诗的影响

据《广东金石略》记载，琼州府学曾有朱子学记的刻碑以及朱子所提写的明伦堂匾额，这可谓海南对朱子理学的一次直接吸纳。清乾隆年间，府学宫曾被台风刮倒，知府萧应植擅书法，曾将此碑重写重刻（1773年），复立于学宫。六百余年沧海桑田，宋元明清数代更迭变迁，朱子理学一直是古代海南学宫的主要教学内容，

对琼州文教影响深远。明成化年间，广东按察司副使涂棐命令精于篆刻的工匠杨呆将朱熹《斋居感兴》二十首抄写、镌刻在四方碑上，以营造明理乐学的氛围，供琼州学子瞻仰诵读。此碑高八尺有余，四面每面宽两尺，宏大肃穆。除了落款处楷书外，碑文字体皆为大二寸多的隶书，苍劲古逸，大有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梁鹄所书《孔子庙碑》的笔意，很是难得。学宫旧址改为雁峰书院后，四方碑一度被置于讲堂前东边的台阶上。

这组哲理诗探微入奥，写成于乾道壬辰年间（1172年），即朱熹理学形成最重要的寒泉精舍时期。朱熹的生前身死后，都有后学希望通过这组诗来把握朱子理学的真谛。在海南先贤中，丘濬、王承烈、张岳崧、符家麟等人的理趣诗都受到了朱熹感兴诗的影响。

譬如，丘濬在《夜坐和曲江感遇诗韵》的首篇有“天机一何深，神理亦已精。云胡契其妙，勉旃惟思诚”之句，申明宇宙造化的本原在于“理”，而人怎样契合此理呢？唯有诚意正心，即朱子所谓“妙契一俯仰”“人文已宣朗”（《斋居感兴·一》），不必藉由河图洛书的启示，俯仰天地之间依本心即可体察天地之至理。

张岳崧的《感兴》中“道根不可究，枝条徒增繁。刊落以为训，思哉靡兜鞬”句，直接化用了朱子诗末句：“曰余昧前训，坐此枝叶繁。发愤永刊落，奇功收一原”。（《斋居感兴·二十》）朱熹的大意是感叹平时著述很多，但是道统难传，真正领悟他书中所说道理的人极少，不如干脆把书都删了，通过“无言”以达到返归本原的功绩。张岳崧也扼腕叹惋，却更重实践：学问末流已经偏离了“道”的本原，而青春韶华随着岁月奔突而逝，不如抛开书本、冲破樊笼，背弓搭箭去追求一番自由的天地！

因黄宗羲曾把朱熹的“去人欲、存天理”释为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，后世对朱子理学产生了很多误解。其实，“去人欲”是去掉过分的贪婪的欲望，而正常的欲望就是天理。我们试读《感兴诗四》：

“静观灵台妙，万化从此出。云胡自羌秽，反受众形役。厚味纷朵颐，妍姿坐倾国。崩奔不自悟，驰鹜靡终毕。”

人心若陷溺于饮食男女的欲望中，放纵追求不知停止，那么人就会被物欲所控制、失去主宰。从某种角度讲，朱子在文教上对后代影响深远。